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列子鷦鷯口義

【宋】林希逸◎著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列子膚齋口義

〔宋〕林希逸◎著 張京華◎點校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列子膚齋口義 / (宋) 林希逸著；張京華點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3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ISBN 978-7-5675-4921-0

I. ①列… II. ①林… ②張… III. ①道家②《列子》 - 注釋 IV. ①B223.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2016)第050871號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 列子膚齋口義

著 者 [宋]林希逸  
點 校 者 張京華  
特 約 策 劃 黃曜輝  
項 目 編 輯 龐 堅  
封 面 題 簽 陳韶旭  
裝 帧 設 計 崔 楚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蘇州工業園區美柯樂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50×1168 32開  
印 張 7.5  
字 數 155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  
書 號 ISBN 978-7-5675-4921-0/B · 1003  
定 價 27.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 整理弁言

—

林希逸《列子口義》成《詩云》：「莊列源流本一宗，微言妙趣不妨同。但知絕跡無行地，原注：《莊子·齊物論》。豈羨輕身可御風。」二義乖違劉絕識，原注：劉向《叙》中有「二義乖背，不似一家書」之語。八篇參校湛何功。原注：今書八篇張湛所參校。就中細細爲分別，具眼應須許此翁。」林希逸《竹溪十一稿》，又見陳起《江湖後集》，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及《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十六。

讀《列子》，繞不過辨僞。

但其實所謂「僞書」之「僞」字，古今字義不同，此「僞」字在典籍中指的是署名有推托與內容不完整，並非像現代人以三聚氰胺假造牛奶蛋白，是完全不同的貨色。

古人著作最重原始，諸子家派著作題名皆從其上限，其學源自黃帝即托黃帝，源自神農即托神農，而像群經這樣的著作出於世疇的官學，甚至並不題寫作者。署名推托源於古人對於學術連續性的理解，乃是古人一種謙遜態度的體現。掩沒前人、標記下限只是現代人的觀念，而著作權背後的關鍵其實還是版稅制。

晚周盛行的是私學，書寫主要用竹簡，所以到漢代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天下圖書，需要比對各種版本來源、篇卷異同，剔除重複，最後寫出定本，其性質有一些相似後世的輯佚。按《列子》一書的來歷，劉向《別錄》全篇尚存，張湛注序亦交代極詳，這在先秦古籍中已經是少有的。據永始三年八月壬寅日劉向的奏呈，《列子》是從中書五篇、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五個版本新加編校而成，說明先秦古籍往往篇卷單行，但這當然不能視為偽書之證。

在所謂「辨偽史」中，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辨偽號稱典範，但在閻氏作了一百二十八條考源之後，結論則說：「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吳澂雖然認為《古文尚書》「平緩卑弱，殊不類漢以前之文」，仍承認其書「無一字無所本」。

僅以「文氣」判別真偽，無論如何都有太多的主觀性，蘇軾讀《莊子》，感覺「淺陋不入於道」，即判《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為偽，是一大敗筆。但其實，依靠歷代學者的層累式考辨，包括現代科學方法的整理國故，結果也未必可信。一九五八年顧頡剛曾有對英國劍橋新學院教授格芮非司詢問《孫子》的答復，認為《史記·孫武列傳》全不可信，《孫子兵法》決不作於春秋時，徵引了梅堯臣、葉適、高似孫、陳振孫、胡應麟、姚際恒、全祖望、姚鼐、錢穆、齊藤拙堂、武內義雄十一家之說，言之鑿鑿，讀之即感到可信為定讞。但到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所有定論均予推翻。

關於《列子》的辨偽，張心澂《偽書通考》具列唐柳宗元、宋高似孫、黃震、明宋濂、清姚際恒、近人胡適、馬叙倫、梁啟超、顧實、劉汝霖，及日本武內義雄共十一家，鄭良樹《續偽書通考》補入清錢大昕、姚鼐、鈕樹玉、吳德旋、俞正燮，及近人顧頡剛、岑仲勉、何治運、光聰諧、陳旦、楊伯峻、嚴靈峰共十二家。楊伯峻《列子集釋》附錄三「辨偽文字輯略」排出重複，又增宋朱熹、葉大慶、清李慈銘、陳三立、近人陳文波共五家。讀之難以辯駁，仍有定案之感。但只看楊伯峻《列子》著述年代考》論及《老子》的辨偽，提出「偏將軍」和「上將軍」這種官名為春秋所無，僅通行於戰國，這一事實，誰也不能不承認，而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帛書兩種，郭店楚墓出土《老子》簡書三種，內有「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一章，與傳世本相同，可見「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的真偽以及它的寫作年代應該是科學方法之一」，也未必可靠。

## 二

列子名禦寇，為道家四子「老莊文列」之一。林希逸號虯齋，所著老、莊、列《三子口義》素有盛名。

《列子》書好讀，如說西極之國有化人，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又說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歸墟，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都能開人眼界。如說北海之北有國名終北，其人婉而從物，柔心弱骨，讀之發

人遐想，與《莊子》南越建德之國近似。如說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可知古人有此世疇之學。如說運轉亡已，天地密移，能存《鬻子》佚文，而朱子嘗稱道其義理。如說「不班白，語道失」，與《內則》「二十而冠，博學不教」語義略同。如說「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可謂確然精當。

清人云：「凡稱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稱師，非所自稱。此書皆稱子列子，則決為傳其學者所追記，非禦寇自著。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吳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耳，不足為怪。」「當時實有列子，非莊周之寓名。又《穆天子傳》出於晉太康中，為漢魏人之所未睹，而此書第三卷《周穆王篇》所敘駕八駿，造父為御，至巨蒐，登崑崙，見西王母於瑤池事，一一與傳相合。此非劉向之時所能偽造，可信確為秦以前書。」「據湛自序，其母為王弼從姊妹，湛往來外家，故亦善談名理，其注亦弼注《老子》之亞。葉夢得《避暑錄話》乃議其，雖知《列子》近佛經，而逐事為解，反多迷失。是以唐後五宗之禪繩晉人，失其旨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云：「宋元謂是書亦多增竄非其實，高似孫《子略》以《莊子》天下篇歷敘墨翟以下諸子，不及禦寇，司馬遷亦不傳列子，遂謂後人薈萃而成之，皆於理或近。似孫又謂出於莊子之寓言，並無其人，則太臆斷矣。晉張湛嘗為之注，詞旨簡遠，可亞於王弼注《老》，郭象注《莊》。其注鍊石補天之類，皆妙得寓言之旨。葉夢得乃詆其，逐事為解，反多迷失。蓋夢得僻於佞佛，欲取《列子》書一一比附於禪學。」《四

庫全書薈要·提要》。「議其」、「詆其」下疑有脫文。

而林虯齋所撰《口義》，如魯公扈、趙齊嬰請扁鵲求治一章，引程明道語：「一百四病皆由他，心須由我始得」，以爲「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亦可見其中肯明白。即如張四維《重刻三子口義序》所稱：「竹溪乃章析句解，闡其指趣，而一以儒家折衷之，合所同，離所異，使讀者得以知其道之所在，而且不惑於其說，用意亦良勤矣。」亦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稱：「循文衍義，不務爲艱深之語，剖析尚爲明暢」。又如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所稱：「以平白口語，作深入淺出之解釋，大抵本清虛執要之旨。」

《口義》又有文字優長於各家，可補《列子》校勘者。茲舉一例。《列子·湯問篇》「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仲曰：『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升」，《道藏》本《冲虛至德真經》、江遹《冲虛至德真經解》、高守元《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四部叢刊》影印北宋刊本《冲虛至德真經》、《續四部叢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列子》、楊伯峻《集釋》均作「知」。而《口義》宋景定本、元刻本、《正統道藏》抄本、日本慶長木活字本均作「升」。按前文曰「幾尅舉」，「尅」本字作「克」，解爲能，解爲胜任。此曰「升之也」，「升」解爲「登」，齊語「得」急讀爲「登」，《公羊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休注：「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可知「升之也」與「幾尅舉」意近，作「升」義長。張湛注：「此國

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亦以「得往」解「升」。「升」古體或作「升」與「知」形近。可知古本作「升」，作「知」者形近而譌。王重民曰：「《御覽》四百九十引「知」作「升」，與張注義相近」，是也。愈樾《諸子平議》曰：「「知」與「得」義相近」，楊伯峻《集釋》采之，乃是強解。

現代疑古辨偽興起的最大悖論，即在於其所謂「整理國故」，却並未爲吾國文獻典籍開出一條新路徑；其所謂「科學方法」，却並未深入人心而成爲國民的基本素養。既乃以真爲偽，遂有以偽爲真，勇於疑古即勇於造偽，古人本不偽，而近代以來反至於無事不偽。

要之，讀古人書必以獲得教益、開人心智爲第一義，「信而好古」，「多聞闕疑」，此即千古不磨之善法，不必未讀古人書，先存疑其爲偽書之成見也。

### 三

《列子膚齋口義》的存世版本，首先有一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初刻本，影印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原書版框高十八點九釐米，寬十二點四釐米。其書版式，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白口，雙黑魚尾，較窄，內有刻工題寫標識。版心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各卷正文連寫不分章，林氏《口義》作小字雙行。此本雕工精妙端麗，風格絕似宋刻。

正文前有景定三年壬戌王庚《後序》。王庚字景長，泉州人，淳祐元年進士，景定間任福清知

縣，咸淳間任興化軍知州。乾隆《福清縣志》載：福清縣譙樓，兩經火災，景定三年壬戌立春次日，知縣王庚重建，用竹溪林希逸篆額。

王庚曾於興化郡學刊刻朱子《周易本義》、真德秀《文章正宗》。而林希逸《膚齋考工記解》初名《考工記口義》，亦王庚刻印，《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載其《考工記解序》云：「僕初來試邑，得膚齋先生《列子口義》與《考工記解》，心欲傳疑當作「傳」，同「付」。之梓，顧費無從給，於是銖累裘葛之具，昔年乃克就。蓋《列子口義》，先生遁世無悶之書也；《考工記解》，先生經世有用之學也。自科舉之學盛，士之志於學者，僅取其足以資決科之利而已，外是則謾不講究矣。故童而入學，《語》《孟》是其闡端也，六經則《詩》《書》《易》猶成誦，至《二禮》則鮮有讀之終篇者。一取拾芥之効，則六經皆芻狗矣。間有業爲場屋通經之士，亦不過於孔、鄭諸人脚跡下轉。而通天下郡國士之習《二禮》者，比他經且絕少，所謂《考工記》之書，蓋有顛皓而目不到者。自非師友淵源，所漸者深，疇克精貫之哉！吾聞自艾軒林氏爲乾淳間太師，一傳而爲網山林氏，再傳爲樂軒陳氏。先生蚤得樂軒單傳，刻志問學，以覺後爲己任。及夫擢高科，躋顯仕，踐颺中外，而孳孳矻矻，手不廢卷，其勤過於寒生癯儒者。且《周官》六典，周室致太平之具也。《冬官》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考工記》幸矣。雖曰漢儒所補，而三代制度盡在於是。先生考訂之精，商榷之備，凡而二字疑誤。縱橫曲直，盈縮巨細，開卷瞭然在目。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其淵源皆自艾軒氏來也。昔孔門惟

顏氏子一人，足以當四代禮樂之事，而與其聖師皆舍藏不用。艾軒用於乾淳而未盡，網山樂軒亦皆不得用，今先生方日侍邇英，朝夕啓沃，且大用矣。爲邦禮樂，當必見於行事，不但載之空言也。至哉！樂軒之言曰：『《考工記》真可以補亡！』而王公論道數語，乃唐虞三代精微之訓。』然則以考論制度之粗求之者，是殆見吾先生杜德機爾。』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此本，內有「覺庵」、「沙門如正」鈐印兩枚，旁有明人項篤壽、項元汴兄弟「子京父印」、「墨林山人」、「項元汴印」、「項氏子長」、「就李」鈐印五枚，末有「經腴眼福」鈐印一枚，首尾有「北京圖書館藏」鈐印。「覺庵」、「如正」兩印，傅增湘稱「二印甚古，疑元代人也」。

按林氏《莊子膚齋口義》先成，宋刊本有景定改元林經德《後序》，景定二年辛酉林同《序》，景定二年辛酉徐霖《跋》，今所見有咸淳五年陳寧炎復刻本，較景定本版心縮小，影印收入《中華再造善本》。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於咸淳元年纂成，「所纂諸家注義姓名」有「竹溪林希逸《口義》，福本」，殆即景定刊本。咸淳本《莊子膚齋口義》，原書版框高十八點七釐米，寬十一點五釐米，與《列子膚齋口義》幾乎完全相同。版框有零點一至零點二釐米微弱誤差，當由木版自身及測量精度所致。此外，其書版式，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白口，雙黑魚尾，較窄，內有刻工題寫標識。版心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各卷正文連寫不分章，林氏《口義》作小字雙行，以及字體精妙端麗，皆與《列子膚齋口義》如出一手。

據此推測，此本當即景定刊本，學者可認定爲宋本。這種小字雙行的版式，亦即《列子膚齋口義》

義》的最早版本，同时也是存世《三子口義》的最早版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定此本為元初刻本，不知何據，而《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中，北京大學王麗萍教授所撰《列子膚齋口義二卷提要》則特別稱道：「此本刊刻十分精妙，大字硬直勁逸，小字細勻清晰，雙行秀楷，圓括工麗，令人愛賞。」指出傅增湘曾親見此本，認為「應從傳說，將此本定為宋本，而非元本」。傅氏《藏園群書題記》又見《藏園群書經眼錄》。判定此本「是建本正宗，為庚所刻無疑」，理由有三：其一刻工，「刊工有吳文、劉佑、順卿、上官堅、公施、方輝、子和、王生、元吉、景仁、余明、詹軍諸人」。其二避諱，「宋諱貞、恒、桓、慎等字均缺末筆」。其三字體，「此本字體方整而峭厲」。此本曾由傅增湘購藏，《藏園群書題記》・宋本《列子膚齋口義二卷跋》云：「丙寅五月，見此書於杭州道古堂，懸價千金，不敢問也。既而久不售，忽馳書北來，願貶直以寄，余附記於此，知物歸所好，似有宿緣也。」參見《藏園群書經眼錄》、《藏園訂補郎亭知見傳本書目》。

同時，中國國家圖書館張燕嬰博士所撰《莊子膚齋口義十卷提要》也指出，咸淳五年刻本《莊子膚齋口義》中的刻工余明，「景定間與刻《列子膚齋口義》，皆係南宋末葉福建刻工」。

中國國家圖書館李紅英博士也已經注意到二書版式相似的特徵：「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列子膚齋口義》、《莊子膚齋口義》，行款均為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細黑口，左右雙邊。」李紅英《袁克文子部·善本藏書題識》。

據王庚《後序》，林氏《三子口義》之刊刻，《莊子》先成，刊於景定元年，次《老子》，次《列子》，刊於景定三年，可謂相次而就。《兩宋名賢小集》亦以《莊子口義》成、《老子口義》成、《列子口義》成為序。據陳寗炎《序》，《莊子膚齋口義》的初刻本版式闊大，「繙閱則便，巾笥為難」。今初刻本已不得見。推測《列子膚齋口義》在初刻時，已經調整為較小的版式，其開本尺寸乃為陳寗炎所參照，故而有《列子膚齋口義》初刻本與《莊子膚齋口義》復刻本二者版式之相同。

且景定本文字刊刻之精，也有出於各家之上者。如《周穆王篇》口義「左氏」有「式如金，式如玉」之詩，元刻本、《正統道藏》抄本、日本慶長木活字本均誤作「或如金，或如玉」，獨景定本不誤，與《左傳·昭公十二年》原文合。

景定本文字亦有傳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此本有前人所作朱筆校改痕跡，正字直接加於錯譌之上，共十四處。校改者不詳，或即購藏者傅增湘本人。

景定本《湯問篇》自「鵠於青雲之際」至「妻子亦弗識」二句因缺一葉，而重複《力命篇》一葉，二葉版心全同而黑口內字符不同，似非裝訂所致，當是錯版。

#### 四

《列子膚齋口義》的存世版本，其次有原北京圖書館後更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影印收入

《續修四庫全書》。原書版框高十九八毫米，寬二六零毫米。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

《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子部道家著錄《列子膚齋口義》元刻本五種，其中三種殘，各存一卷，完好的兩種即分別為九行十八字、十行二十一字者，均藏國家圖書館，當即此書。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列子膚齋口義》二卷，元刊本，「舊為泰興季氏藏書，卷下缺三十八葉，鈔補全。卷首有『季寓庸珍藏書畫印』、『振宜家藏』、『滄葦』諸朱記」。即為此書，雖影印本鈐印不清，但仍可見書尾抄配葉上「鐵琴銅劍樓」藏書印及「北京圖書館藏」一印。

是書無王庚《後序》，亦無其他序跋年款。字體雕工較之宋景定本，稍失端麗，而增飄逸。惜《續修四庫全書》單色影印本效果不佳，又為縮印，大約四半葉縮拼為原大半葉，既無質感，又且失真，遂使一般讀者難知真容，以為雕工疲弱模糊，時代晚出。幸有日本南北朝本《列子膚齋口義》可資參考詳後，又有元刻本《老子膚齋口義》可資比較。

《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元刻本《老子膚齋口義》，書首有袁克文識語，版框高十九點四釐米，半葉寬十三點一釐米，即《續修四庫全書》所收元刻本《老子膚齋口義》，版框高一九二毫米，寬二五六毫米，縮印且剔去鈐印。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口義》分章，雕工字體與此書最似。王麗萍教授《老子膚齋口義二卷提要》稱：「此本字號較大，字體粗整有力而不失逸動之態」，引清鄧邦述《群碧樓善本書錄》云：「此刻當是宋末本，自宋嬗元，自此將變未變之字體，入元後則失其勁挺之姿矣。」

焦竑《老子翼》「采摭書目」云：「林膚齋《口義》：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不知是此本否。

由此而論，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的《列子膚齋口義》元刻本，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和《中華再造善本》的《老子膚齋口義》元刻本，都有可能是宋末刊本。為慎重起見，姑仍稱之為元刻本。

而元刻本《列子膚齋口義》與上述宋景定本的最大區別，在於各卷分章，正文頂格，《口義》退一格。宋景定本《口義》內分章處，隔以圓圈符號，小字注作單行。此書《口義》內又有分章提行，小字注亦單行。由此可知，《列子口義》的版本系統，第一形態當是小字雙行，第二形態則為退格分章。

此外，據《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又有元刻本《莊子膚齋口義》，亦為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雙邊，也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傅增湘早已經注意到三書版式相同的特徵：「按膚齋《三子口義》，余見《莊子》、《列子》二種，均元刊本，十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雙闊，惟未見《老子》，然可推知其行款應與《莊子》、《列子》同。」《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補列子膚齋口義二卷》。

這三種同一版式的《口義》，可能是《三子口義》第一次大規模的匯刻，惜當時的具體情況如何，一時已難詳知了。

五

其次又有《正統道藏》抄本《冲虛至德真經膚齋口義》，無王庚《後序》，且無林氏《發題》，但有列子小傳。格式各卷分章，正文頂格，《口義》退一格，與元刻本同。但《正統道藏》所收道家著作往往別有來源，並且抄校精整，故而價值不在刊本之下。茲舉二例。

《周穆王篇》正文「眼中吟嚦呻呼」，「眠」，元刻本、日本慶長木活字本誤作「眼」，宋景定本誤作「眼」，獨《正統道藏》抄本作「眠」不誤，與《道藏》本《冲虛至德真經》、江邁《冲虛至德真經解》、宋徽宗《冲虛至德真經義解》、高守元《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及《四部叢刊》影印北宋刊本《冲虛至德真經》、《續四部叢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列子》合。

《黃帝篇》口義「貴老」者，老則人所敬，元刻本誤作「貴者者者則人所敬」，宋景定本誤作「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日本慶長木活字本與宋景定本同誤，獨《正統道藏》抄本作「貴老者老則人所敬」不誤。

## 六

日本存世的《列子膚齋口義》，最早著錄有日本南北朝元朝至元二年至明朝洪武二十五年一種「覆宋」刊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版框實測約高二十釐米，寬十三釐米。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一種，請求記號 WAG.6.5，書首有「養安院藏書」、「東京圖書館藏」等鈐印。國會圖書館定為覆宋本，說明為「南北朝刊」，解題云：

本版は、南北朝時代刊本。宋刊本を覆刻したもので、中國から渡來した刻工の手によるもの一つとみられる。淡い藍色の原表紙を存する保存の良い佳刻本。現存唯一の伝本。曲直瀬正琳、渋江抽齊舊藏書。

井阪清信也稱此版《列子膚齋口義》為「南北朝時代的覆宋刊本」，係曲直瀬道三、澀江全善的「舊藏本」。井坂清信《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の和刻本漢籍概観》，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出版。

此書有「養安院藏書」、「養安」壺形，「養」，古文「養」。「正健珍藏」鈐印，及「養菴十世之孫正健子剛所持之本也」墨筆款識。日本近代醫學之祖曲直瀬道三，其孫女婿名曲直瀬正琳，為後陽成天